

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意义

胡 荣

符号互动论是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与功能学派、冲突学派相抗衡的三大理论流派之一。这一理论滥觞于美国早期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和实用主义哲学。芝加哥大学哲学系的乔治·米德教授则是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当代社会学家布鲁默把芝加哥社会心理学发扬光大,使符号互动论成了当代社会学理论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界,学者们都以能挤身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学派为荣,今日的风气则转至符号互动论。本文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符号互动论进行分析评判,指出这一理论的积极贡献和理论缺陷。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学是近代理性主义运动的产物。在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以理性主义为主流的近代哲学迅速成长起来。近代理性主义的特征是崇尚理性和科学,认为真理不是权威传给后世或由教皇的敕令颁布的,而是由不偏不倚的自由研究获得的。人们的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转到研究自然事物,从天上转到人间,神学的王冠让给了科学和哲学。孔德的思想深受近代哲学精神的影响,他接过休谟、狄德罗等经验派思想家的旗帜,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着手创建他的社会学。孔德认为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社会现象同自然现象是一样的,因而他主张用自然科学的经验方法,即观察、实验和比较等方法研究社会现象。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了“社会学”一词,并依据各门科学的复杂程度进行了分类,依次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最后是社会,数学则是所有科学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德才被称为社会学之父。实证主义哲学对后来的社会学发生了很大影响。继孔德之后,斯宾塞、滕尼斯、迪尔凯姆、帕累托等人都坚持要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他们认为必须自然主义地,也就是运用自然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看待社会现象。滕尼斯说道,应该把社会现象看成“似乎是物,就象自然科学家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生命过程一样”。这种方法必须把关于社会现象的涵义方面的问题“由括号中移出”,因为主观的东西不是科学的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是生活哲学研究的问题。这种实证主义谱系的社会学理论强调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坚决摒弃对社会作形而上学和思辨的解释,这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这些社会学理论由于过分强调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一致性,而忽视了二者的差别,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忽视了,社会现象被等同于自然现象,失去了其主观意义,人仅被当作消极、机械的客体,缺乏创造性、自由和个人责任,如同木偶一般。

符号互动论是美国文化的产物。在美国这块新大陆上,人们需要的不是被动的、机械的人的形象,人们更需要的是积极的、能动的、富有创造性的人的形象。在20世纪初特殊的文化氛围中,符号互动论产生了。当时的美国是一个刚从移民中长大的社会,是一个从原野里创造出来的国家。在拓殖的时代,传统势力微不可言,人所生活的环境充满了冒险、机会、变幻,在这里产生的是一种需要自由、创造性和个人责任的精神。正是美国文化中的开拓精神和平等精神直接培育了符号互动论。美国学者沙斯考尔斯基说:“如果符号互动论这样一种

理论在其他社会政治背景而不是在美国这样具有平等主义精神和流动的阶级结构中产生，那是很值得怀疑的。它所依据的基本论点显然无法运用于具有一定阶级结构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往往以一种代代相传的方式形成一种形式化的、通常是僵死不变和等级森严的行为模式。”^①

因此，在这种文化和知识背景中产生的符号互动论所描绘的人的形象是积极的、主动的，富有无穷的创造性。根据布鲁默的观点，符号互动论有下面几个基本前提：（1）人类对事物的行为是基于事物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发生的；（2）这种意义是人类社会中社会互动的产物；（3）每个人在处理对待事情时都有一个解释的过程，由此而对这些意义进行不断的修改和处理。^②所以，在符号互动论那里，人既是反映者，又是行动者，人对外界不是作出物理性的反应，而是通过符号进行的。传统的实证社会学为了使社会学“科学化”，强调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致性，崇尚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结果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号互动论的意义就是使被实证主义社会学所扭曲了的人的形象得到了恢复，被忽视了的人的内心世界又重新得到了研究，被否定了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得到了肯定。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一看这一理论从方法论角度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肯定。

1. 人具有运用符号的能力，人对外界的反应是通过符号进行的

与传统社会学忽视人的内心世界的研究倾向不同，符号互动论对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充分研究，这主要表现在互动理论对人的符号能力的强调以及米德的自我概念和动作概念中。符号互动论十分强调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这就是人能够运用符号。通过符号，人能够保存过去的经验和建立新的意义，同时也能憧憬未来及理想，因此人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中。“至于动物，所有经验都是随生随灭的，各个动作或感受都是孤立的。唯独人类自有一个世界，其中许多事件都围绕着既往事件的许多反响、许多记忆，其中事事均能引动其他事物的回想，是以人类与山野间的野兽不同。”^③有了符号的帮助，人类就能够超越及延伸眼前的环境。用托马斯的话说：“如果人对某一情景作真实的定义，那么就会产生真实的结果。”

在符号互动论看来，人之所以能运用符号，进行思维，这和人的自我是分不开的。米德认为，人不仅能够运用符号和他人交往，也能运用符号和自我互动。因此他把自我分成“主我”（I）和“客我”（Me）。米德的“客我”就是作为社会客体的自我。人不仅和他人交往，而且还和自己的内心交往，和自我互动。在这种情形下，自我就被当作一个社会客体，即自我象所有的客体一样，被指出、被社会所定义。我如何看待自己，我如何定义自己，以及我对自己的评价都完全取决于他人对我的社会定义。在这种观点看来，自我不再是一个从一个情景转移到另一个情景的坚实、确定的实体，而是一个在个人所进入的社会情景中不断产生和重新产生的过程。米德认为，除了“客我”外，自我还由“主我”构成。如果说“客我”是社会的我、客观的我的话，那么“主我”就是自然的我、主观的我。即“主我”是作为主体的我，是“个人经验中对社会情景进行反映的东西”。因此“主我”是自我中积极主动的一面，如B·梅尔策所说，是个人活动的推动力。米德是这样区分“主我”和“客我”

^① 转引自B. Meltzer, J. Petras, L. Reynold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975, P. 56.

^② 转引自B. Meltzer, J. Petras, L. Reynolds: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975, P. VII.

^③ 转引自台湾《社会科学整合论文集》，第24页。

的：“‘主我’对由概括他人态度而产生的自我作出反应。通过概括他人态度，我们产生了‘客我’，而且我们以‘主我’的形式对其进行反应。”^①符号互动论者从米德的自我概念出发，把人的行为看作是无法预测的、非决定的，人具有创造性。因为行动是自我的本能方面和社会方面，即米德所说的“主我”和“客我”相互作用的产物。“主我”是个人的冲动倾向，这是人类经验的初始的、自发的、非组织的方面，它代表个人未受约束、指导和训练的倾向。而“客我”是类化他人的内在化，是群体态度和定义的体现，是道德规范的化身。人的行为是冲动和规范、“主我”和“客我”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不能用动作前的因素加以解释”。

符号互动论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还表现在米德对动作阶段的划分上。米德反对“刺激—反应”式的行为主义观点，他把动作分为四个阶段，即冲动、知觉、操纵、完成。冲动（impulse）是环境与主体不协调引起的状态，是行动的开端。动作始于机体的“不均衡状态”一种“导致行为的不适”。冲动是“动作的一般性意向”，它既没有叫机体干什么也没有规定动作的目标。知觉（perception）是选择的过程，个人对情景进行定义，把周围环境中能满足冲动的东西指示出来并加以注意。米德说：“对有理智的人来说，其思虑是他动作的最重要部分，而这种思虑则是一个对情景进行分析、找出从何处着手、应避免哪些东西的过程。”^②米德对这一阶段和第一阶段的联系是这样解释的：为了消除不均衡，人们在情景中形成了目标。例如，我们决定吃午饭（目标）以消除饥饿（冲动），他准备穿上大衣（目标），以使身体不颤抖（冲动）。在这里米德强调只有通过知觉，才有刺激存在，也就是说，刺激并不先于主体活动而存在。操纵（manipulation）就是冲动和知觉导致的可观察行为。如果操纵能够把冲动的意向消除，即能达到完成（consummation）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第二阶段的知觉属于内部活动，在知觉中人们运用符号进行判断、分析、定义。在内部活动中，人既考虑到过去之经验，又设想到未来之结果，对情景中的客体作出定义，在这种内部活动的基础上才有外部活动。因此，米德说：“理智的行为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对各种方案进行选择的过程，理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选择。”^③米德把这种考虑和选择后作出的反应称作“延迟反应”（delayed response）。这样，人类行为就不是外来力量或生理本能决定的，相反地，许多场合下都是自愿的行为。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符号互动论的观点既不同于实证社会学，又区别于华生的行为主义。实证社会学强调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一致性，结果忽视了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研究。华生的行为主义则力图削足适履地把心理学变成一门自然科学，声称“心理学是自然科学的一个把人的活动和行为作为它的研究对象的部门。它企图通过系统的观察和实验来表达作为人的反应基础的那些规律和规则。”^④行为主义者把人的思维比作一个黑箱，内部的情绪无法得知，这就完全抹煞了人的内心经验的可知性，把人看作完全被动的客体。对行为主义者来说，人是他所处的那个环境的牺牲品，环境决定着他的行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虽然其表现形式和行为主义迥然相异，但这一学说却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弗洛伊德从绝对的决定论观点出发，认为在人的精神生活中从日常琐事到睡眠、做梦，从正常人的偶然失误

① G.H.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1934, P.49.

② G.H.Mead: *Movements of Thou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36, P.403.

③④ 华生：《行为，比较心理学概论》，转引自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第191页。

到失常者的各种症状，都不是偶然的，都具有绝对的意义。因此，尽管弗洛伊德探讨了人的内心世界，但他的绝对决定论观点与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符号互动论是大相径庭的。

2. 符号互动论的研究单位是微观的人际互动，其重点是互动的性质和过程

社会学之父孔德将社会学定义为研究社会的科学，他以“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划分提出了对社会总体进行纵、横研究的总体构想，并把社会的进化划分为军事阶段、过渡阶段和工业阶段。在孔德之后的许多社会学家十分注重对社会的宏观分析。斯宾塞以社会有机体学说对社会进行了分析，在社会中划分出分别担负“营养”、“分配”和“调节”功能的工人阶级、商人阶级和工业资本家。滕尼斯则以“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的概念对人类社会进行了比较的、历史的考察。帕累托认为社会学是各种专门社会科学的综合，它的目的在于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在现代社会中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十分注重对社会宏观结构的分析，它从宏观的角度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这些热衷于研究社会结构的学者，把社会看作是一系列的制度，分析其分层体系。但是这些社会学理论由于只注重社会的宏观分析，往往忽视了对社会的微观研究，忽视了对小群体、社会化以及人际互动等微观问题的研究，忽视了人的主观意义，因而带有浓厚的决定论色彩。

符号互动论研究的单位既不是孤立的人格，也不是宏观的社会结构，而是一些微观社会过程，人的社会化、人际互动是这一学派研究的重点。米德和其他互动学者研究了人的社会化过程。米德把这种社会化过程，即人的自我形成和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preparatory stage），这是自我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阶段的自我是原始的、不能运用符号的自我。模仿他人是这一阶段行为的特点。二岁左右的小孩可能会模仿其父亲阅读书刊，或模仿其母亲与客人说“再见”，但他并不理解这些动作的意义。这种动作仅仅是模仿，缺乏意义和符号的理解。米德认为，当小孩学会了语言，自我的发展就进入了第二阶段，即“玩耍阶段”（play stage）。掌握了语言的小孩就可以用有意义的词汇对客体进行定义，因此原来以模仿对待客体的方式就为依据互动中产生的具有意义的反应方式所取代，自我也为他人所指出和定义。在这一阶段，对儿童自我发展起重大影响的是“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即与儿童生活关系重大的人。在这一阶段，儿童能从重要他人角度看问题，即学会扮演他人角色。但是，在这一阶段，小孩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扮演一个重要他人角色，而不能同时从几个重要他人的角度看待自己。儿童把重要他人分离开来，因此对于自己的观点是支离破碎的。自我发展的成熟阶段是“游戏阶段”（game stage），和前一阶段在特定时间内只能从单个的重要他人角度看问题不同，这时必须同时从几个重要他人的角度看问题。这一阶段的自我是成熟的自我，因为这时的自我已经能够将自己的所有重要他人概括综合为一个“类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当个人形成类化他人之后，就能以有组织的、一致的方式处理事情，他就能以一致的观点看待自己。换言之，他超越了互动中碰到的各种具体实在的期待和定义，摆脱了各种具体情景的特殊性，个人的行为在不同的情景中就可以表现出较大的一致性。

符号互动论对微观社会过程的研究不仅表现为对社会化的研究，也体现在对互动的探讨上。互动（interaction）是一种相互的社会行动。互动中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把行为导向他人。人的大多数行动是社会的，而这些相互的社会行动就是互动。布鲁默说，个人“被卷

入一个巨大的互动过程之中，在这里他们必须对不断变化的行动进行相互的调适。这一互动过程既要向人表示自己的所作所为，又要对他人的行动进行解释。”^①因为人的互动是运用符号进行的，人们赋予每一动作一定的意义，米德把人的动作称为“有意义的动作”（aig-nificantgsfure），以别于动物的“动作的交互作用”（conversation of gesture）。

互动学派根据对社会过程的微观分析，提出了这一学派对社会的独特看法。在互动学派看来，在互动中，人们进行相互的沟通和相互的社会行动，于是产生了社会。因此，社会是由互动着的个人构成的，在互动中人们进行角色扮演，相互沟通、解释，调整自己的动作，指导和控制自我。所以在符号互动论那里，人群、群体、组织、社区、集体等词的意义是一样的，都可以称作社会，是可以替换使用的。即使在人群中，个人的互动关系非常简单短暂，也可以看作是社会的雏形。

由于符号互动学派研究的是微观的社会过程，因此把一切都看作是变化的，是一个过程。个人不再具有一成不变的人格，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着的行动者。人从未变成某种东西，而总处于变化的状态之中。古尔德纳曾对戈夫曼的著作说过如下的话，这对符号互动论来说也是适用的：“这一社会理论热衷于片断的描述，把生活看作是只存在于狭窄的人际范围，与历史和制度无关，是一种超越历史和社会的存在，一种在转瞬即逝、变化不定的接触中存在的东西。”^②同样，社会也是一个变化不定的过程。米德说：“我们认为，人类社会不仅是给每一个人打上了有组织的社会行为模式的烙印，使这一社会的模式成为个人的自我模式，它同时还赋予个人的思维，以使个人的自我能够按社会态度和自我对话，这种社会态度组成自我的结构，把人类社会有组织的行为模式内在化，并在自我的结构中得到反映。个人的思维反过来使进一步发展的自我模式（通过大脑的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能够影响人类社会的结构或组织，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其自我构成的方式，根据其自我来重建或调整社会或群体的行为模式。”^③

符号互动论对人际互动和社会化的研究开启了现代社会学中微观研究的先河，继互动理论之后，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日常生活方法论等流派都先后进行了微观社会学的研究。

3.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符号互动论倡导定性的研究方法^④

实证主义传统的社会学强调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一致性，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大多数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把社会科学看作是验证关于人类行为之因果假设的手段。这就是从事物中找出两个或更多的变量，而后对其关系进行验证。为了使他们的研究科学化，这些社会科学家运用自然科学家的模式。结果，人的符号性质被忽略了，人被当作了物，人的形象被扭曲了。人的内在思维活动被作为“黑箱”排除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之外，“情景定义”被忽略了。

布鲁默指出传统社会学中运用变量分析法是不适当的。因为个人的行为是持续不断的修正过程。他认为社会研究对变量的选择和逻辑关系的安排常使一个持续的社会现象被分割成

①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969, P. 68.

② 转引自J. Wilson: Social Theory, 1983, P. 140.

③ G. H.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by C. W. Morris, 1934, P. 263.

④ 必须指出的是，符号互动论中以库恩为代表的衣阿华学派在方法上力图 and 传统的实证社会学保持一致，这使其在许多问题上偏离了正统的互动学派的观点。这里讨论的主要是米德和以布鲁默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观点。

数个小片断而失其真实性。研究者也因此受变量范围的限制而与现实脱节。甚至同一变量也发生差别。他特别强调个人的活动决非几个变量可以解释的。

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人的行动包括内部活动和外部活动两个部分。互动学派由于强调人的主观意义,强调社会互动中的解释过程,因此在方法上就必须寻求一种能够了解主观意义的方法。符号互动论认为对互动过程的详细描述就是社会科学的目的。社会研究并不一定要理解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是观察社会行动,对其进行详尽的描述。

互动学派在科学研究中运用的另一原则是通过真实生活情景的观察收集资料。社会学应在真实的背景中研究人,而不是在实验室里或用问卷来研究。布鲁默说:“它(符号互动论)相信必须通过真实的经验世界的直接研究,而不是对世界的模仿研究、对预先设置的模型的研究、对分散的观察中获得的图景的研究……来确定问题、概念、研究方法和理论计划。……对符号互动论来说,通过直接的、详细的和探索的研究就可以发现和了解经验的社会世界的本质。”^①

布鲁默强调“深入探索行动者的内部经验”的重要性。他认为,人类行为的研究者应该深入行动者的世界并从行动者的角度看问题。因为行动者的行为是基于独特的意义而产生的。通过某种形式的“交感反省”(Sympathetic introspection),研究者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场上,运用行动者的分类方法,试图掌握行动者赋予事物的意义。布鲁默既然主张交感反省,因此他认为应运用这些研究方法:生活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性访问,以及最重要的参与观察法。为了研究人的内部世界,布鲁默认为必须使用一种“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这种概念和传统的科学概念不同,前者仅指出观察的方向,而后者则规定要观察的是什么。布鲁默反对操作化的概念,提倡敏化概念,这和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是一致的,他认为社会是变化不定的,行动者具有创造和建构环境的能力。在布鲁默看来,一个概念应使人对研究任务高度敏感,这一任务就是“弄清经验事件的独特性质,而不是把这种性质抛在一边。”^②

总之,符号互动论对人的认识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互动学派把人的行为看作是“客我”和“主我”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人的行为是无法预测的、非决定的,人具有创造性。因而社会学要研究人,就要理解人,就要弄清人在行动中的意义,这就必须使用参与观察等定性的研究方法。

上面我们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符号互动论的积极贡献进行了分析。必须指出的是,这一理论也有不少缺陷。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符号互动论忽视了人类行为中情感和潜意识的作用。符号互动论强调了自我意识在互动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却忽视了情感和潜意识在互动过程和情景定义中的作用。这对作为社会的心理学理论的符号互动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除了早期的互动学者偶有谈及某些情感外,如库利的“同情”(Sympathy)、戈夫曼的“窘迫”(embarrassment),其他当代的符号互动论者就很少注意到如爱、恨、愤怒、欢乐、悲哀等情感在互动过程中的作用。

另外,互动学派还忽视了潜意识在行为中的作用。在互动学者的著作中很难找到关于潜

^① H. Blumer: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1969, P. 48.

^② H. Blumer: "What Is Wrong With Social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3-10.

意识的论述。事实上，人的许多习惯性动作都是无意识的。有意识的反应通常和人所面临的任务相联系。符号互动论对有意识的反应作了充分地分析，但忽视了对潜意识的分析。当然，希布塔尼也曾谈及无意识的作用，但并未进行充分地论证。

第二，符号互动论忽视了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研究。在互动学派看来，人群、群体、组织、社区和社会这些概念是可以替换使用的，所谓社会，就是互动中的个人。很显然，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符号互动论不仅是一种社会学心理学理论，更主要的是一种社会学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学理论，未能对社会组织和结构作充分地研究说明，这也是一大缺憾。

符号互动论对社会组织和结构的忽视，具体表现在对政治、经济、历史等方面研究的欠缺上。P.霍尔为了弥补互动学派缺少对政治进行研究这一不足，写了《政治学的符号互动理论》。A.罗丝的《权力结构》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但是，当他试图进行宏观分析的时候，往往背离了符号互动学派的观点。此外，F.梅里尔对文学社会学的研究是唯一试图在历史背景中考察人的范例，C.希克曼和库恩的《个人、群体和经济行为》是关于经济的。在其他互动学者那里，我们就很难找到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了。

作者工作单位：厦门大学政治学系
责任编辑：严立贤

《农村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出版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同志经过两年调查研究，写出的问题研究集《农村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雷洁琼教授为该书写了题词：“深化农村改革，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王康教授写了序。本书由甘棠寿主编，刘敏、赵可副主编，毕可生、岳青、冉志江、樊安群、胡正旭、张谦元、赵成文、杜利等参加了调查和写作。

本书对于研究和解决不发达地区农村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这一文集，仅为该所正进行的《不发达地区农村社会发展》课题的阶段性成果，他们计划将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己特点的“开发社会学”。

(张)